

陈国亭 / 著

俄汉语对比句法学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
рус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о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俄汉语对比句法学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интаксис
рус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ов

陈国亭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语对比句法学/陈国亨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46-3680-3

I. ①俄… II. ①陈… III. ①俄语—句法—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54.3
②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59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龙歆韵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680-3 / H · 1325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语言间的对比分析研究在欧美兴起,直到 70 年代后期才在我国逐渐展开。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多是涉及双语对比,特别是英、汉语对比的,而俄、汉语对比的论文只是从 80 年代初起才逐渐多起来。笔者自 1984 年发表第一篇将捷克学者马泰休斯的实义切分理论引入汉语词序研究的文章^①以来,先后发表了近 20 篇俄语和汉语对比的论文。这些论文奠定了今天进行俄汉语句法学对比研究的基础。

俄语和汉语是非亲属语言,严格说在句子的句法结构上并没有一贯的对应关系。我们把俄、汉语句情境模型的对比分析建立在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基础之上,但却把视点集中在句子的语用功能上,可以说,它们超越了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更适合于在两种非亲属语言很少有对应句法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对比研究。

对比语言学是值得外语工作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广阔领域,也是只掌握了一种语言(母语)或外语掌握得不很好的人难以涉猎的课题。我们发现,在一种语言的映衬下,另一种语言的特点会较明显地凸现出来,也就是说,许多情况下,由于外语在表达手段上与母语的差异,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母语——汉语,这无疑可以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① 陈国亨,实义切分与汉语词序,修辞学习,1984 年第 1 期

词组合与句本位原则是我们进行双语对比研究的指导性原则之一。立足于构句成素——词的组合关系的对比研究是由于汉语词之间关系缺少外化表达手段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揭示汉语的词组合中词之间潜在的逻辑语义关系。而研究语句的结构并系统地分析和对比句子的交际变式最终是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这一目的只有在揭示语句模式和变式构成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本书中所确立的情境模型只是俄、汉语句对比研究的探索和尝试,同时由于直接可参考的理论文献很少,笔者的水平也有限,因此,书中缺点以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陈国亭

2014 年 4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对比句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1
第一节 对比句法学理论	2
一、构句情境要素、句子成分和语义成分	2
二、句子的结构模型和语义模型	3
三、词法单位与句法单位：可切分与不可切分	5
四、句法切分、实义切分与信息交际	6
五、显性成分与隐性成分	14
六、动词配价与语义要素	15
七、句法单位、语义单位和功能单位	26
八、否定与语句建构	28
第二节 对比句法学的方法	29
一、宏观对比与微观对比	29
二、句法结构与交际功能	30
三、建构模型与交际变式	30
四、双向对比	33
第二章 俄汉语句法（词组合与句构）对比研究	35
第一节 词组合中的逻辑语义关系	35
一、汉语偏正结构逻辑语义关系的俄语表达	37
二、汉语连动结构中逻辑语义关系的俄语表达	52

三、汉语兼语结构中逻辑语义关系的俄语表达	61
第二节 单一情境句	69
I. 单要素句	81
一、S(主体)要素句	81
二、V(行为或状态)要素句	83
三、O(客体)要素句	84
II. 双要素句	87
一、S + P〈V ₁ 〉	87
二、S + P ₁ 〈-V〉	91
三、S + P ₂ (主体 + 性质、特征)	92
四、S + P ₃ /V ₂ (主体 + 数量)	96
五、S + P ₄ / + V ₃ (主体〈受事主体〉 + 情状或感受)	102
六、(S)P ₅ + V(〈主体〉该或不该 + 行为)	104
III. 三要素句(SVO)	105
一、客体题元	106
二、被动意义的形态标记	109
IV. 单一情境句结构要素的语用价值	113
第三节 情境关系句	114
一、情境与情境之间的关系	117
二、情境关系的层次	127
三、情境关系的类别	128
第三章 句子的交际变式	179
第一节 制约句子变形的因素和句中信息要素的处理	180
一、制约句子变形的因素	182
二、句中信息要素的处理	187
第二节 非词序变式——焦点变式	220

第三节 俄、汉语词序基本式与功能变式的等值对应	225
I. 词序基本式	225
一、词组合中词序基本式	225
二、句中词序基本式	233
II. 词组合与句子词序功能变式的等值对应	252
一、俄、汉语词组合词序功能变式的等值对应	252
二、俄、汉语句子词序交际(功能)变式的等值对应	259
 第四章 俄汉语句的实义切分与语义对应问题	285
一、句子实义切分的认知标记与适用文本	285
二、俄汉语句逻辑语义内涵的凸显问题	291
 参考文献	302

对比句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的一种符号系统,任何一种语言的规则(即语音规则、词汇和语法规则)虽然是有限的,但按这些规则组成的具体使用中的句子却是无限的。语言学即研究语言的科学,除了专门研究语言或词汇者之外,研究中一般都要把句子作为基础。与西方语言学相比,汉语的语法研究、特别是对句型的系统研究相对滞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学界做了大量有关句型的研究工作,对建立一套针对外汉语教学特点的实用的句型系统,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吕叔湘先生70年代就曾提出“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认为“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些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①与英汉语对比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俄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相对而言还显得比较薄弱。”^②因为早在1956年王力先生所著的《中国语法理论》(1955)一书中,通篇都用英汉语对比法对汉语语法进行描述。从目前来看,对俄汉语的语词组合与构句还没有人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这显然是留给了我们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也由于较少有所参照而使我们感到了其间的难度。

① 杨自俭、李瑞华编.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第43页. 吕叔湘题词。

② 赵敏善. 俄汉语对比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年7月第1版

一、构句情境要素、句子成分和语义成分

建构情境模型的构句要素总是体现为词、词组或词的组合,但却未必一定要体现为句子成分。因此情境模型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句,也不同于《80年语法》所确定的句子结构模式。我们之所以要确定情境模型,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俄、汉语之间情境功能对应的句子,其句子成分未必一一对应,而且实践证明,两者完全可以没有语法上的对应关系,甚至语义结构也不完全相同,但两者所揭示的情境却是完全对应的,否则就会出现交际误差。

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句以句子成分为其构成要素,而《80年语法》所要确立的句子结构模式以词形为依托,附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做结构上的区分。我们在确定情境模型时则以词的逻辑语义层面为依托,以句法成分和语义结构成素为描述手段,分析其交际功能,并以情境单元(единица ситуационног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的数量不同来称名,分为单一情境句和情境关系句。单一情境句只有一个情境单元,而情境关系句可以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境单元。

当然两者之间不是没有对应的情况,只是不是绝对的和必需的。当情境要素与句子成分同一时,我们称其为同化,当不同一时,我们称其为异化。一个情境单元既可能由一个要素构成,也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从语义功能来讲,一个情境单元可以分为:主体(表述)句、客体(表述)句和一般评价(表述)句、疏状(表述)句。我们将俄汉对比首先建立在交际功能基础上,即先以情境句是告诉别人什么事实,还是对某人某事作出一般评价来对单一情境句做总的分类,然后对前者做具体划分:主体(表述)句、行为(表述)句、客体(表述)句、疏状(表述)句。其次我们将观察句子随交际目的在某些方面变化的可能性。这首先体现在词序上,这里我们将分析并指出哪些词序变化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其修辞作用是什么。对情境关系句我们将

主要分析情境之间的关系性质、其表现形式和表达手段以至两种语言在各个方面的异同。

二、句子的结构模型和语义模型

言语交际中的遣词造句是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而要造出别人能够懂得的句子,必须依据一定的、公认的格式,这格式便是建构模型,这一点,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概莫能外。而在实际的交际中,为了表达细腻的思想变化,这一建构模型又必须有某种变化(如用词、词序、逻辑重音和语调等),这便是交际变式。

俄语简单句结构模式定型化是由前苏联科学院《70年语法》确认,《80年语法》给予进一步的完善,并且对每一个结构模式的语义结构和使用功能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其中一个最具创意的是将结构模式做了拉丁字母符号化的处理,使人感到面目一新、印象深刻。而汉语中可以说还很少有人去研究和总结汉语的句子究竟有多少种结构模式。因为汉语语句是以意合为主的,很难说有什么固定的建构格式,这一点,可以通过前人的文学著作中常见的诗词特别是回文诗中得到证实。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汉语没有限制,可以随便构句了。实际上,汉语中语句的建构是有限制的,不过与俄语有明显不同而已。而我们要探讨的所谓建构模型,实质上是在讲遣词造句有多少种限制(即“可以怎样说”的规则)。建构模型本身即可揭示可以怎样说的规律,如俄语中名、形、数、代、动词有词形变化,这就使它们的结合丧失了某种自由,也就是受到了形式的限制。而相反,汉语中没有词形变化,在这一点上便没有限制,无疑比俄语多出了一些灵活运用可能,其结合主要是受语义的制约。

什么是反映言语现实的东西?用什么来称呼最合适?如采用结构模型(如主谓句、非主谓句、简单句、复合句等)来称呼,必然要面对同一结构句型可以有不同的语义结构和交际功能的事实,从而使结构模型显得软弱无力、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上结构模式虽属需要,但毕竟只是一种手段。其真正反映言语现实的是一种(广义的)情境。有些句子反映的是单一的情境(简单句),有的则揭示情境间的关系(复合句)。把

带动词的句子(如: Лес шумит.)看作是一种情境好理解,而把 Много дел. 这类句看作情境似乎很牵强。其实只要将其纳入与另一个情境关系中便立刻可以看出其可以是一种情境了。试比较: Когда у меня много дел, м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меньше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 друзьями. 因而真正可以凌驾于结构模型、语义模型和功能模型之上的是情境。所以我们把只反映一个情境的句子称为单一情境句,而把能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情境关系的句子称为情境关系句。再从词与词搭配的前后顺序(即词序)来看,俄语有词形变化,在受到搭配限制的同时词序相对灵活一些,而汉语没有词形变化,词序反而受到了限制。词的位置一变,词义及词性都可能变化,这样便使词序的安排丧失了某种灵活性。

情境是制约基本构句要素的客观条件。构成情境的基本背景表现为句子的疏状成分。在这背景下活动的事物是主体(可能是句子的主语),该事物所发出的行为或体验到的感受由句子的述谓成分来表达,而行为所涉及的客体则由补语表示。但说话者的意图却是制约基本构句要素的主观条件。同一个情况,从不同角度看来,以不同的意图来表达,则会有不同的构句要素、不同的句式、不同的语调。即使单从感受来看,也可以分出静态的和动态的,如: Мне больно правую ногу. 和 У меня болит правая нога. 都可译为: 我右脚痛。但若要在这点区别译出,则要首先体会出这类区别来。前者可译为: 我的右脚疼(静态感受,可能时间很长,是一个持续的现象)。后者则可译为: 我右脚正疼着呢!(动态的感受,可能原来并不觉得痛,现在疼是一个暂时现象)。

俄语中,按《80年语法》的归类,能体现出主语即主体的结构模式有10个,即:

$N_1 - V_f$ Лес шумит. 森林在喧嚣。

$N_1 - N_1$ Отец — учитель. 父亲是老师。

$N_1 - Adj_1$ полн. ф. Ребёнок послушный. 小孩子是听话的孩子。/(这)小孩听话。

$N_1 - Adj_1$ кратк. ф. Ребёнок послушен. 小孩子很听话。

$N_1 - N_2 \dots$ или Adv. Дом у дороги. 房子在道边。Конец близко. 接近尾声了。(快结束了。/离结束已不远了。)

$N_1 - Inf$ Задача — учиться. 任务是学习。

N_1 —Adv-o Экскурсия — (это) интересно. 游览很有意思。

Inf— N_1 Трудиться — доблесть. 劳动是一种忘我精神。

Inf—Adv-o Кататься — весело. 划船(滑冰)很愉快。

Inf соп Inf Руководить значит проверять. 所谓领导就意味着检查。

其中主语(主体)为一格名词而因述语不同有所区别的模式有 7 个,主语为不定式而因述语不同有所区别的有 3 个。很明显,俄语中所谓结构模式的分别,皆因词有形式变化使然。而汉语则体现为词的功能上的差别。俄语的上述 10 个模式,汉语中可以用三个基本格式来表达:① 主语—谓(动词)[动态表述句];② 主语—谓(形容词)[静态描述句];③ 主语是—[判断句]。我们通过这样的简单对比即可发现,两种语言共同的是句子的语义功能即都是在对事物、动作、状态、性质或属性进行表述或判断,都体现为(subject) + P(predicate) (+ Object) 即“主体 + 行为或状态(客体)”结构。

俄语中要表示事物的数量时,其肯定评价可以有两种格式: N_2 和 Adv. quant.— N_2 (Народу! Цветов! Много дел. Довольно неприятностей.) 其间明显的区别是:前者用来描述实物的数量,而后者还可用来描述抽象事物。

汉语中这类句子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省去主语(情境省略):哇,真多呀!但却不可省去谓语:*哇,人呀!*哇,花呀!与俄语此时的句式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俄语中数量评价词(Много)可以省去,其功能由名词词尾和语调表示:Народу! 通过这一点对比至少可以说明,两种语言的同一语义结构的句子在语词构成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这源于观察的角度和表现这种观察结果的手段的差异。

三、词法单位与句法单位:可切分与不可切分

双语对比为显现各个语言内部深层的潜含的东西提供了依据和可能。在一种语言中永远也不可能显露到表面(即潜层表面化)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里则可能要充分展现出来。而这种展现不是对比造成的,而是某种语言表达思想的客观需要。

从俄语传统句法观点来看,俄语单部句在句中只有一个词时在句法上是不可能再进行什么切分的,因为不存在句子成分层次的下位概念。如: Народу (N_2)! Чаю! (N_2/N_4) Стучат! ($V_{\text{впл.}}$)等。但是,这些句子在汉语里,却必须将其潜含的东西显现出来方能成立,并从而变为可切分句。试比较:人^{主体}|真多呀!来点茶!(拿)^动|点|茶^{客体}(来)(此句可能说成:上茶!或:茶!)有|人|敲门(此句也说:敲门呢!)。这就是说:俄语本是词法层次上的东西,在汉语中却可能是句法层次上的。这也正是俄语作为综合性语言与汉语作为分析性语言的根本性区别。从汉语的角度看, Народу! (N_2)与 Тьма народу. (Много народу). Народу много. (Грибов много. Грибов масса.) ($N_2 + N \text{ quant} \langle \text{Adv quant} \rangle$)在交际功能上并没有区别,都显现为可切分句。反之,汉语有些词法层次上的东西,如合成词,在句法上是不可切分的,但在用俄语表示时,其中某些词显现为词组,成为俄语句法上可以切分的句法单位,如:红旗、热爱、单干、头痛、春播、秋收等。上述合成词俄语依次应为: красное знамя, горячо любить, работать в одиночку, головная боль (голова болит), яровой посев, осенняя уборка。

四、句法切分、实义切分与信息交际

讨论句法切分和实义切分与信息交际之间的关系,必须涉及以下几组概念间的关系,即:①主位和述位与句子成分;②已知与新知;③话题与焦点;④建构模型与交际目的。

1. 主位和述位与句子成分

俄语中句子的实义切分(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是将句子切分为主位(тема)和述位(рема)。句法切分是将句子切分为句子成分,即主语、谓语(或主要成分)、补语、定语和状语。主位和述位与句子成分之间可能重合和交叉。主位和述位可能由任何句子成分及其组合充当。这是由于句法切分与实义切分根本是不同层次上的,是从不同角度来对待句子的。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语句中的零位现象与非零位现象。

省略是零位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在一种语

言中呈现零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非零形式。

1) 零主位现象

除了主位省略外,俄语中的从实义切分角度分析所产生的零主位现象集中体现在不可切分表述句(нерасчлѣнён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中,这是实义切分层次的言语现象。除了由一个词构成的句子(如:Весна. Холодно.)外,凡由两个实词(非并列关系)构成的表述,在句法上是可以切分的,而只是从实义切分(即将表述切分为 тема 和 рема)角度来看由于不含主位(тема)信息而成为不可切分句。

从本质上讲,俄语不可切分句的构成是有特点的,其构句形式为:① 谓语在前、主语在后;② 句中只有谓语和主语而没有其他疏状成分(特别没有句首限定语)或补语成分(及物动词非及物化)。如:Шёл дождь. Цветут цветы, Бьют часы Кремлёвской башни. ①这类句子中,句首限定语往往因是冗余信息,一般不用。试比较:За окном (На улице, На дворе) шёл дождь. ②。

汉语中表现自然现象的句子可以有无主句,这一点与俄语相仿。试比较:下雨了(下着雨)。开花了(花正开着呢)。敲钟了(但:克里姆林宫钟楼的钟敲响了〈鸣响着、正在报点〉)。汉语词内在的逻辑关系对词序有较大影响,使最后一句中的谓语不能在前:“敲响了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钟”不合逻辑。这似乎可以说,实义切分现象在俄语中表现比较明显,形式手段也充分。而汉语中虽然不能说根本没有这类现象,但由于汉语自身结构上的限制,这种现象很难构成一个明显的语言规范。

汉语中多出现情境省略句,这一般是在说话者与听话人共知的情况下,如我们常说的:吃饭了!(Обед готов! 或 Пожалуйста, к столу!)说话者告诉听话人到了用饭的时候了即饭已做好。但此时若有外人在场,一般情况下外人不会理解也包括自己。如要强调这一点,主语是不可省略的。试比较:我们吃饭吧!(如包括外人则可以说:咱

① Под ред. Л. А. Новик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9, стр. 659

② 同上

们吃饭吧。)当然如事先讲好请这个外人吃饭,是可以不出现主语的。

两种语言在使用中均可以出现承上省略句,这一点我们将在“省略”一节中详述。

2) 一个词构成的句子

俄语中有一类只有一个词构成的句子。如:① Народу! Цветов! 从句法形式上讲其内含的① 大量意义和② 动作意义的表达形式是零位形式,从词法上讲有二格(四格)词尾。这里二格或四格形式单靠本身并不能表示(即不含有)该事物的量或动作客体意义,从语义结构讲,这类句子是简略式,它们的完整式是 Много народу (цветов)! Принеси чаю. Позови(-те)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рача!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完整式的映照,简略式未必能用。以 Народу! Чаю! 为例,因为-у(ю)形式同时还是第三格,为什么不能理解为第三格呢?再说 Врача! 为什么不能理解为第二格呢?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语言实际中没有这类实例可以参照。而这两类句子在汉语中都必须表现为非零形式,即恢复句法上缺少的东西。试比较:① 人真多呀!花真多呀!② 拿点茶来!请大夫(来)(去)!“请大夫来”和“请大夫去”汉语中都用,前者言语重心在大夫,请大夫来,后者重心在给听话人下指令,让听话人去请大夫。当然这是汉语的事情,用哪一形式表达应酌情而定。

从交际功能上看,这类句子实质都相当于双成素句,是双成素句的简约形式,可以看做是一种情境表达式即用于一定的上下文或语境中。

2. 已知(данное, известное)、新知及未知(новое, неизвестное)与主位和述位

已知与新知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句子报道内容与说话人(及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到句子的形式上表现为句子词序的改变、句子组成中主位部分的省略及代换。《80年语法》中只分析了 данное、новое 与 тема 和 рема 之间的关系^①,到了《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Л. А. Новико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9)还进一步区别了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 2133

известное 和 неизвестное、данное 和 новое 与 тема 和 рема 这三组概念,并且特别强调三者不可混淆^①。书中指出: тема 和 данное、рема 和 новое 经常是同一的,其中 данное 还相应的可分为 известное 和 неизвестное,而 новое 相当于 неизвестное。тема 被解释为语境或上下文中所给定并已知的句子部分,而 рема 是某种新知、未知的东西。事实上也确实如此。тема 经常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某种给定的东西。如: (Быстрая езда, холодный ветер ... Скоро успокоили Боброва. Кроме того, каждый раз, отправляясь к Зиненкам, он испытывал приятный и тревожный подъём духа.) В этой семье Боброва недолюбливали. (Чехов) [一个潜在的问题“Как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Боброву в семье Зиненков?”的提出与前面曾提到过这一家及 Бобров 有关。]这里, тема₁ 是 в этой семье (带主体—处所意义的限定语), тема₂ 是带客体意义的限定语 Боброва,而 рема 是主要成分 недолюбливали。这样,句子的 тема 是上文所给定的(данное),已知的(известное),而 рема 是新知,正是本句所要报道的。但是主位(тема)又经常是新的(новое),即在上下文中第一次提到。因为新知可以是一篇作品、一个段落、一个篇章的首句中的主位成素,如: Вечером мы с охотником Ермалаем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на «Тягу» ... (Тургенев) 句子的 тема 包括表时间意义的限定语 вечером 和主语 мы с охотником Ермалаем。而从句子这个主位部分,读者可以得到下列对其是新的信息: ① Был вечер; ② 行为发生者是作者和猎人; ③ 猎人的名字是 Ермалай。很自然,这些信息只是对言语受话人才是新知,而对其作者、说话人(写作人)并不是新知。后者以某种已知性作为出发点,上述事实似乎已为言语受话人(读者)已知为依据,建构自己的报道,这就产生了一种修辞效果,即 И. И. Ковтунова 的所谓“иллюзия данности”(虚拟已知)。^②这样,句子此时虽仍切分为 тема 和 рема,但其所含有整个信息对受话人来说是新知。

①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Л. А. Новик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9

② Ковтунова И. И. Принципы слово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 сб: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 1976